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己丑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為宣帝

陳安城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事具前至是遂即帝位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遂得幸於胡后

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昭之子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彦深元文遥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綦連氏出西方諸部猛氏武兒代人高阿那肱善無人胡長粲國珍曾孫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遥入奏齊主及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兖州刺史葬畢

八貴横行于政士開尤為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斛陳術事繁未成卒致定遠亦作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有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侯卒哭也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廢帝殷年號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齊主太

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
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
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
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
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
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丘執送華林園拉殺之
獻清正自守朝野寃惜之復以士開爲僕射定遠歸
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名鳳昌黎人為領軍陸令萱穆提婆之母為女侍中穆提婆漢陽人為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謟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齊主數喚共戲最親愛之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

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萱前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謂之乾阿𡟗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頠定廣州天嘉四年頠卒紇代為刺史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廸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冼氏能知大義洵爲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將爲叛人即因母功貰罪足矣乃竟侈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庚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冼氏爲石龍注見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洭口水經注洭水逕含洭縣西右會溱水謂之洭口洭水即湟水溱水即始興大江含洭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

持節冊命冼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綉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絶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爲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於鄴

辛卯二年周天和六年陳太建三年齊武平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勲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於汾北宜陽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

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今為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音訛為秋今曰泉掌鎮在絳州西北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成金為吉州今州隸山西築南汾城在今吉州南以逼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師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而還

楊素在周以陰結隋文而移周祚在隋文前立娼帝以速隋亡貞忠得忠失之鄙夫願得不慚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愔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謚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

富貴邪

富貴也　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爲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　黃龍湯年久糞汁也治大熱病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

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收禁而推鞫之也）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

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自宜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寛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

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於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名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於北宮太后或爲齊主

珽少無行險詖台還而怙終尤甚援元魏弊政以售其詖附之說忘廉鮮恥自以固寵榛棘為得計不踰時而下牀之諂陷即隨之讁死北徐身名遺臭小人之炯鑒若此何後世猶有黨客媢以求媚者哉

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横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内史周官後周如制下大夫王軌太原祁人右侍後周倣周官侍御置上士宇文孝伯宇胡三深之子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

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禮記天子搢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至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自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陳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大中大夫　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寛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裴文舉字道裕聞喜人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

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道濟北使隋國得以行反間者

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絶饋餉不貪權勢行兵放其父金之法嘗爲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隣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於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益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

亦因薰猶同器讒說交傾且紫陌駐營猶嫌父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字）聲震關西豐樂（羨之字）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表請遣使宣旨遂至紫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爲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名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

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勅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

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聞光死為赦其境內八月齊廢斛律后為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主立昭儀穆氏即穆舍利為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畢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日忽以后服被穆昭儀

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剃其髪送還家尋以穆氏爲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

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顧勇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之　竇毅字天武識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癸巳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潛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

仰視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顔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淳于量字思明濟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

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注見前都督黄灋氍字仲昭巴山新建人氍巨俱反出歷陽齊遣軍救歷陽灋氍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彦深私問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彦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

不見從持事至此安可畫言因相顧流涕源文宗名彪以字行于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故文宗稱為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鋧小鑿也銑蘇典反鋧池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北齊郡今日瓦梁壘在江寧府六合縣西）廬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於陳法𣰰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前）瓜步胡墅（俱在今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瀨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　瀨口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瀨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爲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沂州府是刺史

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竪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

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魏置中書屬

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

萱聞而懷怒釋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疎諸宦者更

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

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

出敕受賜僞出恩敕以爲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

不殺出刺北徐州堤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應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堤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爲軍事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具前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標之子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篡之始

妃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暱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運對曰中人周主顧為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迥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琅邪下邳人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

其血而去闕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黄河以南猶可作一龜兹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賛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吕前已請降今復取之淮陰朐山前注見濟陰東魏僑郡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濟南徐州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于京口之南徐等城陳懸

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
主許之揚瘞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于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輼輬車以葬之　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午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

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世通世祖之子

綽刺定州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齊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

帥既以殘虐逮繫宥之已為失刑及聞其聚蠍置狙為樂尤而效之裸人恣螫以供娛噱天性慘毒非復人類矣高歡猶世濟惡逆孽固應日下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洵不爽也

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于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蠍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未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魏十姓之一謙字彥恭鮮卑人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

先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既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于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

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

見鬼人巫覡輩也

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

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内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旂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

多門鬻獄貴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推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明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三鵶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

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于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櫱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洪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夏四月陳焚文錦於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

伏大安人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潬城在懷慶府孟縣胡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潬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

渾

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宫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注見前）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官尹鄭譯（字正義儼兄子）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僧虔之孫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

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髙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乗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

至晉州遣内史王誼字宜君洛陽人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忻州靜樂縣西南唐于此置縣宋省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克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

人以木爪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在平陽府東北高梁城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

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

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褘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洪洞北齊鎮隋為縣今屬平陽府

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 注見前 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輙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

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名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瓦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卧延宗不復能

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趣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得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怨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頃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任城王湝高祖第十子

高勱字敬德清河王岳子斛律孝卿太安人羌舉之子

春齊丁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酉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齊高主緯傳位於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于于是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爲太上皇帝廣寧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蒙面

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人綱之子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

失之

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訪以齊事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緯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即碻磝關注見前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

隨蔭叙録田宅没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

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

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和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

傅伏始拒周人之招慷慨自誓若砥柱不可屈撓者及聞齊主成擒而慟然改節受爵不辭與所謂有死無二毋乃相戾以此

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湝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

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及聞并州陷乃降周東雍州行臺傅伏不下周主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召伏伏知齊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

孝肯子之言從
非所哉

日骨親肉跡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　東雍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於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子賜反饋之芻米也）致餼（饔餼也熟曰饔腥曰餼）設九儐（上剔也）九介（賓副也）受享於廟（享獻之禮于廟受之）三公三孤六卿致食（音嗣餼賓及其從）勞賓（慰問之也）還贄（執圭為贄既見還之）致享（享讌也）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為内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毁其宫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毁撤彫斵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

布被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盗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有正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録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兖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吕梁注見前周徐州總管梁士彦帥衆拒戰明徹擊

破之士彦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王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陳主怒以為沮衆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於北邊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營州魏置治和龍和龍注見前刺史高寶寧齊之疎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寧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舉兵助之（已而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擒斬昌期紹義還入突厥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後爲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徙死蜀中）

戊戌（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

於薄堅城而敵人遏其歸路急則可解緩則腹背受困理勢則然明徹胷無成見觀為慎靜再問摩訶究圍以架直至水淺膠舟束手就縛所謂為狄兵法略安在維情怨而死豈足以備其

沈之清水（即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忷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

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睺（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即日名蔡景歷以為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為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是為

宣帝以鄭譯為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諡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太子即位即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幸之）超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

周主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疏之乃與于智謹之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

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名憲僚屬使證成憲罪恭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自塵之哭拜而去李綱字文紀勃海蓨人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内史王軌嘗言於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高祖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隋公正是守節人耳來和字孔順長安人至是堅

以君盟臣亂周弊政陳宣國方躁然無端而盟及羣臣豈逆見叔陵狡險他日將爲不軌欲以此潛消其逆謀乎顧不能教誡防閑復界以主盟之任後此藥刀抽斫未必非載書階之厲也

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主第二子）爲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己陳太建十一年周亥靜帝闡大象元年 春正月周作刑書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

諫欲爲威害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輙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娶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湎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一其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輙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斵雕爲樸今乃遂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誡不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周

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不救者内史中大夫元巖字君山洛陽人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宫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宫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

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内宴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丸校尉故稱烏丸王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之役事具前因言捋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不聽巖進繼之脱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

人君代天理民未有不敬天而克享天位者寧文貴乃以天元

使閽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 顏之儀字子升見遠之孫 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於家

周主贇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旂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

自稱妄比上帝狂悖甚僭亂不干天怒以速禍成邪尹起芊謂其病不能言爾天何言哉之報則失之繁矣

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令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遊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撻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賽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北地南北兖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晉州梁置今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靈壁縣馬頭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梁南沛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譙東魏郡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譙州東魏置治渦陽今穎州府蒙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子陳太建十二年周大象二年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闡之母爲天元帝后已又改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

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人狄道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西城人字棲鳳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夏五月周主贇殂楊堅自爲大丞相假黄鉞居東宫

周天元昏暴滋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

之當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

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

曰王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

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

名入卧內欲囑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

冲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掌御飾柳

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謩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

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

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速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名招字豆盧哭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疆後周郡治合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郡

守于是乃發喪上宣帝諡葬定陵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爲尼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徵辯弟子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内史下大夫高熲字昭元勃海蓨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引爲司錄時漢王贊字乾依高祖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第曰待事寧

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草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寛大删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寛將兵擊之

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名之會葬而以韋孝寛爲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集

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咸就國及堅秉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鄖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以討迥迥移書于其弟子青州總管勤勤表送其書尋復從迥于是迥及勤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于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

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　尉斗即尉斗也　李渾字金才穆少子李崇字永隆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字立久突高祖子

先是周畢賢　字乾陽世宗子　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惟腹心元胄　魏濮陽王順之孫　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

有事不可久留掐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冑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冑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王達滕王逌李圓通京兆涇陽人陳王純字堙智突代王達字度斤突滕王逌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字思敬解人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托當

相與共保歲寒耳時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于蜀梁諸臣俱勸梁主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柳莊至具道堅語且曰尉遲迥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莫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消難以衆奔陳王謙為梁睿所敗故殺高阿那肱為謙將睿并斬之　鄖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德安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謙字敕萬紐之子梁睿字恃德禦之子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與尉遲

迴隅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字孝詢崇之兄客啟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等並受迥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軍使覘情偽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熲請行堅大喜即遣之及是熲至軍為橋于沁水迥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

迴卒十三萬陳于城南迴弟勍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貴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寬分兵悉平關東勍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其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後周書北史俱不書朔晦

十二月周楊堅自爲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丑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　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

春二月周楊堅稱皇帝是爲隋文帝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乃去辶作隋以辶訓是故也辶本作辵音綽

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後周自愍帝至靜帝亡凡五主合二十五年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

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滎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悔不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隋主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載下大夫胡三省注載下逸師字後周置載師屬地官有中大夫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滎氏出周滎公後建緒北平無終人李淵昞之子即唐高祖

隋改官名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

是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書設令左右僕射與所不統門下置納言給事等官內史置監令等秘書領著作內侍皆宦官五省御史主彈劾都水主作造二臺太僕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左右衛等十二府皆軍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皆有上凡八等都督有大有帥凡三等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朝議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己丙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

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發光
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修廟社

尊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為元明皇后社
稷並列于含光門内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
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
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
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

既知預政之漸不可開則所為方輦而進及使宦官伺政獨非牝雞之晨乎至於聽納讒言廢勇立廣獨孤又安得辭其過耶

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隋立世子勇字睍地伐爲太子諸子皆爲王

廣一名英第二子即煬帝爲晉王俊字阿祇第三子爲秦王秀第四子爲

越王諒字德章第五子爲漢王

隋廢周主闡爲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

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愈憤惋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隋主族子後更名雄）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綽之子）為太子少保

讀孝經一卷足
以立身治國威
言是矣然威父
即仕周威乃辭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
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
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
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
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
保追封綽爲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初蘇
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
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
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
主從之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

周拜而致身于篡周之隋室移孝作忠之義安在隋文比之両山四皓此特用以引文而已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謚曰周靜帝

秋九月隋鑄五銖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齊天保初改置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建德中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及民間私錢多品甚衆鄴中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梁益雜用古錢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

譯與別防賛成隋禅未幾譴斥誅夷曾不旋踵留世為不道之臣戮朝為不孝之鬼二語尤足警國奸諛寒心破膽

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以上柱國歸第先是譯辭監軍隋主漸疎之數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懼遂求解職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字德表遂之孫)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羣臣議)請(請上)減(罪有可減本科)贖(以銅贖罪)官當(罰官品以當其罪)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

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隋主覽刑部奏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故蘇威及牛弘更定之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尞文允仕魏賜姓牛氏

隋以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為相州刺史房恭懿字慎言洛陽人為海州東魏置今隸江南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彥光居

部如岐州法內自彥光為著帽錫隋末關之兇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閭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著帽錫錫軼而廿言具乘善也

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初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

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木杆之子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逸可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在漠北菴邏降居獨洛水亦在漠北稱第二可汗沙鉢畧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及隋主立公主

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寅陳太建十四年隋開皇二年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是為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宇之世岸祖第五子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宇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悶絶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

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諡陳主曰

孝宣皇帝廟號高宗葬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先封越以為益州總管因

徙封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方面慮選僚

佐以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

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

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新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乃詔熲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下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

愕然謂頍威曰是何神也乃詔頍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 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為永嘉內史

陳主之即位也病創不能視事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 已而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

名與言事也 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乃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江

總曰喜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為永

嘉內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理志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灃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

大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李陵名將也張空拳以應敵尚且成擒乃謂轉戰三晝夜士卒徒搏以當四十萬控弦之衆乎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字師仁隋主之弟）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為隋寇（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尋入蘭州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儒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鬭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

皆肯見而尚能殺賊逐虜實理之所必無此蓋長孺掩敗飾功妄言之而輕信之作史者遂據為奇談耳觀於李充突厥狙於豚勝云云其矛盾可立辯

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又寇武威等七郡　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隴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充節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畧可

汗遇于白道胡三省注朔州長城北有白道嶺充言于輿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役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字羅雲武威人出盧龍塞注見前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華陰人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户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既衆資費日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罷郡為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陜蒲州注見前陜州後周置今隸

河南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後周改爲梁州置今開封府是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西魏置今屬同州府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隋置尋廢今開封府杞縣是刺史和千子免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字幼文仲禮之子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而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爲杞

人主一日二日萬幾政要所關安問巨細惟不急之務職有司存耳倘高語垂拱之名而陰啟廢弛之漸國政將奚賴焉柳彧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彧見隋主勤于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于求賢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辰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頌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字季晟覽從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彊弱及還上書隋主請密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爲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俾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

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玷厥即達頭攝圖即沙鉢畧處羅侯號突利設奚即庫莫奚東胡別種霫先立反奚之別種

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　遣太僕元暉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至引居沙鉢畧使上又使晟齎幣賜奚霫契丹至處羅侯所誘之內附　元暉字叔平洛陽人契丹注見前

由是諸部果相猜貳晟復縱行反間達頭阿波與沙鉢畧遂連兵不已　阿波與涼州總管竇榮定相拒屢敗晟時為偏將遣使謂曰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而阿波不利攝圖行滅北牙矣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畧部衆多叛歸之　竇榮定熾從子

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即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字安樂忻之弟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内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録

隋主不善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獘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罷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魏三祖謂曹魏太祖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為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鉢畧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畧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可

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旣為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畧也

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敬不婦翁沙鉢畧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旣而大慙與群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字元卿汾陰人聰之孫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舊址在今江寧府故臺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

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攻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顔色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内外連結貴官獄倚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

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嘗事陳主于東宮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曁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督責苛碎聚歛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嗟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乙巳 陳至德三年 隋開皇五年 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通鑑作度支隋書食貨志作工部考開皇元年已改度支為民部通鑑疑有誤今從隋志尚書長孫平字處均儉之子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百家有里里有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巋殂太子琮字温文立

巋孝慈儉約境内安之謚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秋八月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寖彊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

與阿波有隙又為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絶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

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于獄中上書畧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

他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菲謫佐讒邪升之廟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普樂郡隋初廢後復為郡曰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綿歷七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丙午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春正月黨項羌西羌別種其國在禹貢析

文之地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

物以
為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
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請以兵應之
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訶復
懼誅謀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
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以成其惡
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

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詞乃止

丁未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後梁亡凡二國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

即邗溝注見前

突厥沙鉢畧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畧死遺令立其弟葉護突厥官名處羅侯處羅侯與沙鉢畧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為莫

何可汗以雍虞閭爲棄䕶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寛大隋主從之明年莫何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後梁自中宗詧至琮亡凡三主合三十三年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人辯曾孫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字義遠中宗子弟瓛字欽文世宗子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注見前）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

初陳高祖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荅之益驕隋主不悅已而聞取陳之策于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若

彼惟雨能吹
吾復何求

戊陳禎明二年
申隋開皇八年 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慾劫奪閭閻驅

逼内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

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

孽物怪人妖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

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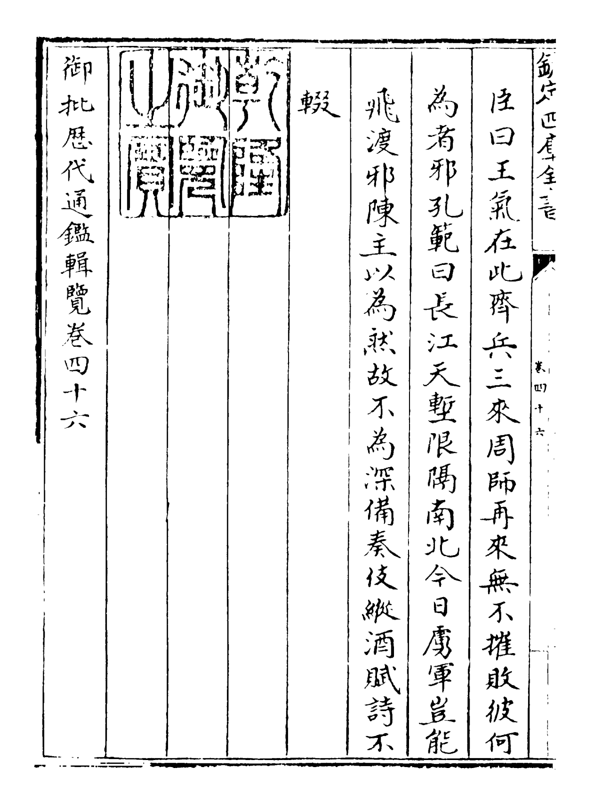
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遂有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寧府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雄之子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

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頻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守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薦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也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北銜枚夜發擊破陳將軍戚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

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鬬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字德章君正之子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舟名二百緣江上下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邇今若出兵事便廢闕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



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